

## 娱乐 | 热门

(上接 B07 版)

B 身体的尺度  
制作人王小棣:拍到什么程度,别人才不会说你拍得很煽情、很色情

“假如轻描淡写的话,就说不那个痛处了;可是如果不故意回避的话,那要拍到什么程度,别人才不会说你拍得‘很煽情’、‘很色情’。在中国人的观念里,对感情的看法、对欲望的渴求、对身体的接触,这些都属于‘私领域’的部分,一般都很难被提及的,所以会有一些的难度。”



**记者:**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要拍这部戏的想法?为什么会有以一部剧集去关注女性议题的构想呢?

**王小棣:**温郁芳是一个很好的编剧,有一次聚会时,她说想写一点“自己感兴趣的东西”,她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蛮敏感的人,会关注到很多朋友的故事和感情经历。我住在台北,郁芳住在新竹,那天送她到火车站时,她跟我聊到一些女性朋友对婚姻的感受、处境,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她已经把《含苞》剧本大纲写好了。郁芳很重视这个题材,很冲动地就写出来了,也写得非常好。

**记者:**女主角“扮丑”似乎是今年台湾偶像剧的一个大趋势,剧中的周幼婷也不例外,你怎么看?

**王小棣:**我非常喜欢这次的造型,一开始的时候也会担心,怎样才能准确地把剧本里的角色演活,演员除了演技要到位,她的外表也一定要传达出那种“我不是以姿色取胜的女生”的处境。这件事说起来简单,做起来却很难,到底我们需要怎样的造型?所以不只是把周幼婷弄丑那么简单,而是她一出来的时候,你自然会产生一些跟看到美女不太一样的想法。在我们的生活中,并不是每个人都像“纸片人”那么漂亮,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看起来不太起眼的人,但都会有各自独特的神采。不过,在我们现在的主流审美观之下,

这个造型是有一点难度的,但这次合作的造型师是一个有才气的年轻人,第一天走进片场看到幼婷的时候,我就笑了,我觉得她变成另一个人了。更有趣的是,幼婷说只要一上妆,连自己的感觉都会不一样。当然比较有一点喜剧效果的是,“刘立平”他们一家人都是这种粗粗的眉毛,会起到一点幽默的作用。

**记者:**你曾经讲过,电视剧是最深入的“社会沟通渠道”,你觉得《含苞》的深入程度够了吗?很多大陆观众认为《含苞》“尺度很大”,对于这部戏能在公视播出也表示惊讶。

**王小棣:**我不敢说《含苞》的深度够了,但起码是一个尝试。毕竟公视是一个大众传媒,所以这个尺度到底要如何把握很重要,假如轻描淡写的话,就说不那个痛处了;可是如果不故意回避的话,那要拍到什么程度,别人才不会说你拍得“很煽情”、“很色情”。在中国人的观念里,对感情的看法、对欲望的渴求、对身体的接触,这些都属于“私领域”的部分,一般都很难被提及的,所以会有一些的难度。公视其实对这还蛮紧张的,也有过好几次专家学者的辩论,可是大家都没想到,播出后没有太多观众会认为《含苞》是一个负面的形象,大部分观众都能体会到,编剧温郁芳想讨论的是一个成熟的平凡女人的生活与心境”,我认为这样不断的尝试是必要的。

**记者:**“徐浩远”这个男主角在原来的剧本里并没有写到,是你后来提议加进去的,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?

**王小棣:**我希望角色上的互动更多一些,温暖一点来说,《含苞》除了讲女生的成长之外,也可以是一个男孩子的“学习”:男生该怎样去了解、去体会女性对身体的“不自信”?男生该如何去尊重女性探索感情的勇气?“徐浩远”这个角色最初认为婚姻的结合就是男女朋友关系成熟的标志,可当他继续追求未婚妻的时候,看到女主角“刘立平”的经历,他则产生了另外的体会。“徐浩远”在第六集面对未婚妻“吉儿”把心思都说开的那一场,我觉得黄健玮演得真好!



“如果我们的人生,注定了是一段等待坠落的过程,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勇敢、更执着地珍惜面对它呢?”——勇气也许是《含苞》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事。

## C 男人的角度

## 导演王明台:男性观众看《含苞》,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

虽然《含苞》讲的是女性议题,但其实很多男生都不太了解女生一些私密的想法,不管是对性的恐慌、对身体的渴求,还是对婚姻的压力。如果这部戏由女导演来拍,我猜可能风格和感觉都会不一样,我觉得最可贵的是,男性观众看《含苞》,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

**记者:**你曾经说过:“在15年的导演生涯里,我对于自己流畅纯熟的拍摄、执导能力已经没有太大的质疑,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在《含苞》这部戏里,我找到了。”可以告诉我们,你找到的是什么吗?

**王明台:**这句话其实有两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是,我拍过不少商业电视剧,以前当导演都是拿到剧本就开拍,对于演员的了解、剧本的认识总觉得有遗憾,有时剧本很好但演员没发挥到位,有时演员很出色剧本却很糟,有时全部都做得不错但草草剪辑之后就要赶着上档……很多电视剧在意的不是剧本怎么写、演员怎么发挥,而是收视率。这次有机会可以全程参与《含苞》,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,我可以陪着角色成长。

这句话的另一个层面是,我跟编剧两个人都没有结婚,拍完整部戏后,我们对于婚姻的看法好像也成长了,我会说出男生面对婚姻的想法,她也讲了一些女生心里的恐惧。拍摄时,从黄健玮饰演的男主角“徐浩远”身上,我也看到一些自己和女孩子相处上的欠缺、疏忽,不仅是为了拍这个戏,我的人生中好像有了一种沉淀的意义。所以拍《含苞》对我而言,不仅是技术上的进步,更多的是人生体会的一种成长。

**记者:**你身为一名男导演,如何看待这部女性戏剧中的男性角色?

**王明台:**制作人王小棣老师希望《含苞》能多一点男生的角度,不要只局限在女性视角。包括我身为一个男导演,在拍摄时也会加上自己还没有结婚的一些担心,我希望能照顾到不同性别、不同年纪的观众的想法,让整部戏可以更“广角”地看待婚姻与两性关系。男主角“徐浩远”这个角色很重要,我跟编剧一直担心《含苞》会不会对女性有所偏颇,“徐浩远”让《含苞》避免了一些盲点。黄健玮之前演的角色都是比较“刚硬”的,他的长相很阳刚,我把他找来演一个“妈宝(被妈妈宠坏的男生)”,连他自己都不太相信。我希望这个突破能给观众带来新鲜的感觉,也给黄健玮的戏路带来更多的可能性,他在戏里的表现其实不输给两位女主角。

**记者:**“相亲男”这个配角的设置也很巧妙。

**王明台:**编剧郁芳跟我们说,她经常被家里人拉去相亲,所以剧本里也有这样的情节。“刘立平”有一次相亲,碰到一个看起来脏脏的、讨人厌的男生,这个男生不可能进入她的世界,家里人给她压力,她就搬出去住了,这个男的也不会再出现了。但后来我们在聊剧本时,决定让这个“相亲男”再次出现,并且变成“刘立平”的好朋友。在角色的设定上,“相亲男”是一个对爱情有憧憬、对婚姻无知的小男生,没有什么杀伤力,希

望可以对比较沉重的剧情作一个调剂。我在剪辑时感受特别深,每次看到这个男生出来,心情就会比较放松,没那么压抑,情绪可以平复下来,再接着看下一场戏。“相亲男”在戏里的催化功能很重要,我也很喜欢这个可爱的角色。

**记者:**我们留意到,《含苞》这部戏在剪辑方面跟其他台湾偶像剧也有很大的差别。

**王明台:**在后期剪辑方面,我花了很长的时间,拍摄只用了一个半月,剪辑反而用了三个多月。在剪到剧情卡住的时候,我们会在原本设想的情节走向上,作出一些节奏方面的调整。《含苞》这部戏有一个有趣的点是,男主角、女主角在Facebook上的互动对话,我们在剪辑时发现,可以把它作为节奏的调整形式,有些故事不用整场戏都让观众看到,光是通过他们的对话、心情上的沟通,就能够让剧情既紧凑又有趣地连结起来。其实每一场戏我们都有拍到,但后来剪掉了其中一些,整部戏进行得很顺畅,不是给人一种以往偶像剧拖泥带水的感觉。

虽然《含苞》讲的是女性议题,但其实很多男生都不太了解女生一些私密的想法,不管是对性的恐慌、对身体的渴求,还是对婚姻的压力。如果这部戏由女导演来拍,我猜可能风格和感觉都会不一样,我觉得最可贵的是,男性观众看《含苞》,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

## 《含苞》为何能“敲钟”成功?

虽然台湾偶像剧名满亚洲,阮经天、赵又廷、彭于晏等“偶像剧咖”也成功晋升为“电影咖”,但偶像剧的剧情套路已经陷入了一个瓶颈,“高富帅情陷灰姑娘”的老套故事既不能赢取观众欢心,亦无法获得金钟奖评审的青睐。纵观今年台湾金钟奖的获奖名单,我们可以看到金钟奖鼓励电视创作人“与社会现实状况接轨”的良苦用心;同样拿下4项大奖的“公视人生剧展”《权力过程》以调查一具老人尸体为由头,揭开权力、政治、人性等复杂故事;视后苗可丽在《含笑食堂》中,则表达了台湾传统女性的韧性;迷你剧集的最佳男女主角得主龙劭华、白冰冰,也是用心刻画、揣摩小人物的资深前辈演员……

该片能在金钟奖成功“敲钟”,也是出于评审“强调剧集制作质感”的考虑。金钟奖评审团非常肯定《含苞》的每一天在讨论女性性欲方面的勇敢,并认为该剧对未婚的单身女性有鼓舞作用,“描绘现代熟龄男女的爱欲处境,题材大胆,让这个原本严肃的生活议题,有了自由的态度”。

该片打败入围9项提名的《含笑食堂》勇夺最佳剧集,评审表示:“《含苞》完整性高,《含笑食堂》反而因为集数太长,精彩度中间会吃亏,很难保持一致性,背负着长剧集的‘原罪’。”评审团对《含苞》导演王明台一致认可,不少评审认为这部戏是“大气的作品”,导演将写实却荒谬的文本作“形式化”、“风格化”的呈现,达成全片调性统一,王明台拿下最佳导演实至名归;至于荣膺最佳编剧的温郁芳,则被评审誉为“处处惊喜且面面俱到”、“大胆的写作技巧让全剧活泼流畅”。在最佳女配角方面,刘品言与前辈吕雪凤旗鼓相当,厮杀得难分难舍,但评审认为刘品言有“突破以往的演出”:“刘品言完全没意识到摄影机,用身体自在地表演,令人赞叹《含苞》这个角色表演起来很容易给人夸张的感觉,但她演来却恰如其分,拿捏得当。”